

北京铁路分局文学卷

邵玉萍 题

刘仲孝 著

青雲志

BEIJING TIELU FENJU
WENXUEJUAN
QINGYUN ZHI

中国铁道出版社

青 雲 志

刘仲孝 著

中 国 铁 道 出 版 社

200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铁路分局文学卷. 第7册, 青云志/张建文主编; 刘仲孝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2. 7

ISBN 7-113-04796-3

I. 北... II. ①张...②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55 号

书 名: 北京铁路分局文学卷——青云志

主 编: 张建文

作 者: 刘仲孝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西街8号)

责任编辑: 翟建丽

封面设计: 徐思远 张 筹

印 刷: 廊坊市光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3 千

版 本: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113-04796-3/I·53

定 价: 126.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请与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王慧芹

仲孝的作品结集出版,自然令人欣喜。文人之爬格子犹如农人的种田,总是要付出艰辛的。田里的庄稼靠农人的汗水浇灌,桌上的文稿靠作家的心血滋养,二者本无不同,他们都是劳动者,都要通过辛勤的耕耘才能得到收获。农人在经过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粮仓里装满金灿灿的稻谷之时,农友们照例要来祝贺一番,分享主人的喜悦。文人在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迎来多少个灿烂的朝阳,最终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递到文友手中时,对他的成功表示祝贺也是理所当然的。

创作是勤劳者的事业,懒人是当不了作家的。仲孝的本职工作是编辑,干的是文字活儿,每天伏身书案,编撰文稿,让那些密密麻麻的汉字像一队队蚂蚁方阵从眼前浩浩荡荡列队走过,8小时下来,已是头昏眼花,心力交瘁。下班以后,骑上自行车匆匆回家,本该沏上一杯香茶,斜卧沙发之上,打开电视机,听一段冯巩的相声、刘欢的独唱,或者赵本山的小品,以驱散一天的疲劳,享受一番

人生中的清闲旷味。可是不，却仍是坐在书桌前去调动那些并不驯服的汉字，这一坐又是更深夜静，甚至通宵达旦。人们说作家都是受罪的命，当作家是自讨苦吃。诚哉斯言，尤其是业余作者更是加倍如此。但是当作家就得有这点精神，不然，这本 20 多万字的书从何而来，我们岂不是就看不到仲孝的大作了么？

仲孝的热爱文学事业，正表现在他的勤奋上。这勤奋不仅存在于他的写作之中，也存在于写作之前，创作的准备阶段，即酝酿过程。从作品集中收进的几十篇作品看，题材相当广泛，涉及的领域很多，有对家乡的追忆，亲友的思念，名人的专访，古迹的考证，等等，大都写的是真人真事，有的虽已作古，但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有的则还健在，正活跃在当今的人生舞台上。从每一篇作品来看，仲孝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用词颇费斟酌，尤其关系到一个人的总体评价，决不妄下断语，而是千方百计把事实提供给读者，让读者从事实中得出结论。所以，读他的作品使人觉得既生动有趣，又真实可信，决没有雾里看花、玄虚不实之感。但是做到这一点是颇不容易的，需要事前认真地搜集素材，而这是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当前风行一时的一些所谓记实文学作品却不如此，说是写真人，却舍不得下功夫，而是根据一知半解便坐在屋子里创作起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其结果是既损害了被写之人，又欺骗了读者，是创作上的一种不正之风，为害不浅。俗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讲的是既重视书本知识，更要重视实践知识，这不仅是做学问的准则，也是文学创作的准则。生活是创作之源，离开生活实践，难写出好作品，无论是真人真事的散文，或虚构的小说戏剧，概莫能外。

收入本书的作品，写景象的占了相当的比重。仲孝的童年是

在京东的农村中度过的,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那里的清风明月,菜圃荷塘,都给他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都融入了深深的感情。更有那童年的伙伴,比邻的街坊,家族的亲人,启蒙的师长,无时不刻不在牵动着他的悠悠情思。对故乡的怀念是人类一种崇高的纯洁的感情。古往今来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们皆有思乡情结。李白青年时离家出游,夜间孤单单地躺在洛阳的旅舍里,听到远处飘来的玉笛声,不由得涌起思乡之情,难以入眠,写下了“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携同家人流落到秦州,怀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在一个月明之夜,写出了:“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篇,对故乡的思恋溢于言表。我们读着仲孝的几篇回忆家乡的作品,可以感觉得到他是饱含着一种深沉的感情写的,于是便很自然地作品所感染,被作者引进了一种意境。忘记了是哪位作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有自己被感动过才能再去感动别人。看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作品必须以情动人,而感情需要的是真实,容不得一丝虚假,只有注入了真实感情的作品,才有存在的价值。

我佩服仲孝创作上锲而不舍的精神。正因为他笔耕不辍,继以时日,终于有所收获。农民在获得一年的丰收以后,在痛饮年夜酒之时,想的是如何夺取明年的好收成。文人们在一部作品杀青之时,胸中却又酝酿着下一部作品。我想,以仲孝对文学事业的孜孜追求,一定又考虑好了下一步的创作构想,那就等着看他的新作吧!

2001年3月10日

目 录

序.....	(1)
--------	-----

芳草萋萋

故乡的白沙.....	(1)
村东,那七座坟	(5)
鱼的回忆.....	(9)
悠悠蜡烛情	(17)
卢沟桥畔起宏图	(31)

风流人物

丝尽的春蚕	(37)
笔走龙蛇翰墨缘	(42)
殷殷地名情	(46)
扶花的绿叶	(53)
乐坛伉俪	(57)
一道美丽的微光	(60)
青云志	(63)
龙大姐小传	(79)
人间几度夕阳红	(93)
一个女工委委员的眼泪	(97)

情感世界

小学同窗	(103)
醉鬼二爷	(110)
母系家况	(126)
唢呐声声	(168)

学术考释

丰台名称探源	(193)
丰台名称再探	(198)
冯溥万柳堂考	(206)
从钦赐“价典旗地许可碑”看乾隆与 郎世宁的关系	(213)
飞地浅谈	(224)
沙河杨增新神道碑考析	(229)
武清境内的古运河	(240)

后记	(258)
----------	-------

芳草萋萋

故乡的白沙

在北京东八县的宝坻、武清、香河交界处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大口哨。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从中穿过，将村庄一分为二。自从清朝雍正九年在村东三里处开挖了分泄北运河的青龙湾引河，运粮河断了流，成了无源之水的干河沟儿，只有夏秋季雨水大时才有水。故老相传，当年不可一世的萧太后曾沿运粮河巡幸，在村西的高岸上喝茶休息片刻，于是在她停留之地修建了一座庙宇——观音寺，以作纪念。如今古刹观音寺早已荡然无存，只有两块明代重修寺宇的残碑寂寞地躺在一口废井旁。爱讲古的老人总是说：“别看咱们村不起眼儿，萧太后还呆过呢！”

我就出生在这村，并且长到虚岁十五。

素有“九桥十八庙，鲜酒活鱼大口哨”之称的故乡，在清末民初，肆虐的青龙湾河接连三次在村东决口，致使村东、南、北三面数百顷田地淤出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沙滩。太阳照在沙滩上，泛出点点金光，人走在上面，一步一个深深的没过腿腕的脚印儿，难走得很。在我儿时的眼光里，沙滩就是浩瀚的大沙漠。白沙没大的用场，村里人只用来拉去给牲口圈、猪圈上垫脚，然后起出来当肥用。周围村都用车到我们村去拉沙土。

故乡的人从一降生人间，就和白沙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也不例外。我们那个地方无论穷富，襁褓中的婴儿都是在白沙土中

大的。产妇坐月子，房中炕头上放一堆白沙土，婴儿换裤子时就在裤子上铺一层沙子，拉尿上后，将裤子上的沙土抖落在地下，裤子上干干净净，扫出去往房外粪堆上一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生过几个弟弟、妹妹，都是我背着个小口袋，到村东的沙滩上去背沙土，沙土用完了再去背。那时，你若见到有谁去村外弄沙土，不用问，准是家中有人坐月子了。

荒漠的白沙滩是我童年的乐园。沙滩上不长庄稼，光长蓬蒿野菜。我常挎着小篮采一种叫猪毛菜的野菜，采回家后奶奶洗净放锅内用开水一焯，放加葱、酱拌菜吃。白沙中有礞石，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大多数象小动物，还有的类似假山石。采野菜时，我总要捡一大堆拿回去玩，这也就是我的玩具了。

然而幼年天真的我，只知道白沙滩是好玩耍处，哪里知道它给乡亲父老们带来何等的灾难！自从青龙湾河三次决口于村东，我们村的大片良田成了盐碱沙包地，人们尽管付出了无尽苦涩的汗水，好年成也只能打个石八斗。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们有门路的托人到天津、北京的店铺去学徒，或做小生意，能卖力气的做瓦、木匠。上小学时，我和小伙伴们私下统计过，我们村出门在外谋生的人比一连人还多！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懂得了，他们在为一家人不饱的肚皮而奔波呀！

解放以后，我们村大力开展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打井修渠，改沙治碱，植树造林。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村东、南面的白沙滩上陆续栽上了一丛丛簸箕柳，那是柳编工艺的资源。每年夏季，乡亲们砍下修长的柳条，去皮后，一捆捆的白条堆成了山！乡亲们用他们一双双勤劳的巧手编出了一只只筐、篮、菜浅和簸箕，到市场上出售，就是一笔数万元可观的副业收入。数万元，在那个年代，它引起多少羡慕的火辣辣的目光。1962年我初中毕业回乡度暑假，正赶上村里要盖一座编柳编的大地窖子，我积极参加了修建。地窖子就像一个半地下的大

地下室,上面有房顶,冬暖夏凉,温度湿润,可容下数十人在内编织。我真为乡亲们能在白沙滩中捡出金子来而由衷的喜悦。

六十年代后期,公社在我们村南投资 60 万元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砖厂,占了沙滩好大一片地方,烧砖制坯需掺用大量的沙土,这下白沙可派上了用场,南沙滩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乡亲们欢欣鼓舞,他们盖新房以前总是托人走后门才能买到砖,以后可以不用到远处去拉砖了。当他们看到一排排成型的砖坯整齐地码放在砖窑四周时,一串串车辆从砖厂拉走红砖时,也应该看到,这里有白沙的一份功劳。白沙在父老乡亲们的心中被视为“祸害”的观念逐渐淡化了。

七十年代初,在中国的大地上乡镇企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我们村就办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铸造厂。初创时,只有师傅是外请的,数十名工人全是本村的。产品主要是暖气片、机器的零部件等,销往唐山、天津、北京中央个别部委以及京东各县。后来干得越来越火,辞掉师傅自己干,化铸铁的大炉最初由几个人合拉的大风箱发展到用电炉,人员扩大到 300 多人。乡亲们对我说:“咱们村这几年财大气粗,全仗着翻砂厂。”1990 年我们河北屯乡工业总产值达到 8256 万元,这其间我们村的铸造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您哪里会想到,铸造厂翻砂用的沙子就是在村东边就地取材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不产水果,只记得村里个别人家栽几棵桃树、杏树。大概是 1979 年或 1980 年的时候,老家来京的人告诉我,我们村在村南的沙滩上开了一个面积有几百亩的果园,种上了苹果、蜜桃、葡萄等果品树,结束了我们村不产水果的历史。后来我到武清采访,住在县委招待所,县委宣传部的高部长都知道我们村产的大蜜桃全县闻名。多年没回故乡的我,听到这消息后,虽然没吃上大蜜桃,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有谁不为自己的生身之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不感到由衷地高兴呢?

我离开故乡 39 年了。39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在工作之余,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想起童年与伙伴们的往事,想起故乡的父老乡亲们,想起村边的白沙。这大概也是游子的常情吧。1985 年 5 月我请假回乡,遵照遗嘱,将居京病故的祖父、祖母和亡妻的骨灰盒安葬了,也算是落叶归了根。安葬地点我选择的就村南沙滩上的果园中。5 月的果园内,横竖排列成行的各种果树青翠茂盛,枝株茁壮。我虽没看到花香鸟语、果实累累的诱人景象,却又见到了故乡的白沙!我挖开潮湿的沙土,将三位亲人的骨灰盒错落地埋下去,眼睛也随之湿润了。让他们永远安详地陪伴着白沙吧。

啊!故乡的白沙!此时你知晓你养育过的远方游子多年来对你苦恋的深情吗?

啊!故乡的白沙!我期望着我的父老乡亲们从你的身上澄出更多的金。

村东 那七座坟

广袤无垠的京东大平原，泱泱北运河一路潇潇洒洒，蜿蜒南下，直奔天津卫。

京东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外加一座潮县城。”是谓京东八县。清朝康熙二十七年设顺天府四路同知，京东八县属四路飞虎厅的东路厅管辖。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为分泄北运河之水，开挖了一条青龙湾引河。引河北起香河县土门楼闸口，流经香河、武清、宝坻、宁河，东南汇入蓟运河，至北塘入海。屈指算来，也历经260多年了。1973年开挖“引青入潮减河”后，青龙湾改道东流入潮白河，乃是后来的事了。

在武清、香河、宝坻三县交界的青龙湾引河西岸三里处，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庄——大口哨，那是埋我衣胞子的生身之地。青龙湾未出现前，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从西边呈罗锅形穿心而过，将村庄一分为二，于是后来析为河南、河北两村。后来运粮河被青龙湾截断而断了流，成了无源之水的干河沟，只有夏秋季雨水大时才有水。清末民初，肆虐的青龙湾河曾三次决口，致使村东、南、北三面被洪水淤出一望无际的白沙滩。村东头临河处有座石桥名大石

桥,是俗称“九桥十八庙”的九桥之一。桥两侧曾有过藕塘。沿河沟东侧往北行,约200米处的河滩上有七座小坟包,它们同当地普通的坟没什么两样,但不是普通人家的坟,里面埋的是七位军人的英灵骸骨。

每逢我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心中就油然想起村东那七座坟,同时也必然会忆起童年上小学时令人难忘的清明节扫墓的情形。

我是日本投降那年冬天来到人世间的,听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打仗为老乡”的歌声长大。青龙湾河水哺育了我15年,到北京上中学时才离开它。遥想五十年代初小学二年级时,我们这群农民子弟也从大人们那里分享了解放翻身的欢乐。我们体会到,能在学校里念书,全是共产党、毛主席带来的幸福。清明节那天,老师说不上课,学校全体师生去扫墓。我和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从村中老爷庙学校出发,队伍前面一个同学打着鲜艳的校旗。农忙时节无闲人,街巷中只有上了年岁的老头儿、老太太抱着孩子看着我们从眼前走过。我们的队伍来到七座坟前停下,按顺序站好队形。那时乡下上坟都是在坟头上压白纸挂钱,还烧纸和烧香。我们不是那种形式。记得每座坟前放了一个用松树枝扎成的圆形花圈,几个高年级的大同学拿铁锹往坟上培了一些土。全体师生恭恭敬敬地向七座坟鞠了三个躬。坟四周鸦雀无声,一派肃穆气氛。杨校长在坟前向全体师生讲了话——别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告诉我们,这几座坟里埋的是为我的家乡解放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外地人,牺牲了就埋在了这里。他还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对得起死去的解放军烈士们,将来建设好我们的家乡。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他们是解放军战士。也难怪,他们牺牲时我还小,没人告诉我。

自此之后,我对村东那七座坟充满了敬意。每逢我打柴割草从坟地路过,总要停下来多看上几眼。普通而又普通的坟丘上,长满了茂密的蓬蒿野草,显得那样凄凉、孤寂。光阴荏苒,自然界雨

水的冲刷使坟丘渐渐变小,也许有一天会从这白沙的河边消逝。这里没有烈士陵园的堂皇肃穆,甚至坟前连一块墓碑都没设立,你也就可能知道死者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及牺牲日期了。魏巍同志还能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描写松骨峰战斗时,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录下来:“他们是王金传、邢玉堂、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而长眠在故乡村头白沙中的七位解放军烈士,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了,这终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啊,普通的坟墓,普通的战士。

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我想,他们每个人原本也有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庭,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也早已是几世同堂,孙男弟女绕膝了。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是一个出色的农民、出色的工人、出色的解放军指战员……也许还会成为一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党的干部,或是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但生活中没有“如果”。

为我的故乡献出青春热血的英烈,知道名字和身世的有一个,她叫陈明。

陈明同志原名谷云春,是河北省丰润县谷家套村人,共产党员。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1947年初任武清县妇联主任。在残酷的游击区坚持斗争,她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她深入贫苦农民家中,宣传形势,耐心讲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红旗一定能插遍全中国”等革命道理,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他们充分发动了起来,领导群众开展土改运动,组织妇女对地主进行无情的斗争。逃亡至北运河西敌占区的反动地主纠合还乡团象恶狼似的扑向大十百户村,进行阶级报复,一连捕杀了十几名贫苦农民,放火烧毁3户贫农的房子。为稳定人心,鼓舞斗志,她在敌人刚刚龟缩到北运河西时,立即爬上屋顶,拿着广播筒向乡亲们喊道:“八路军不会走,永远和老百姓战斗在一起!”

1948年12月13日,宝坻县地主还乡团随国民党暂三军汽车团向北运河以东解放区进行大扫荡。陈明同志当时怀着5个月的身孕,在组织群众转移时被围,她精疲力竭,便躲在一座大窑里,不幸被敌人发现被捕。后来敌人在一村干部身上搜出土改文件,在这危机时刻,为掩护村干部和群众,她挺身而出,大声说:“文件是我的,就我一个八路军,别人都是老百姓!”她被押至我的故乡大口哨村西,誓死不再往前走一步。敌人逼她供出八路军的去向,她大义凛然,高声回答:“今天姑奶奶落在你们这帮土匪手里就没想活,要杀就杀,不用废话!”恼羞成怒的匪徒用机枪将她残酷杀害了。她那股红的热血洒在我故乡的土地上。共产党员陈明同志,英勇就义那年仅21岁。

我的父老乡亲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过她。她活在父老乡亲们的心里。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生命的儿女,在1991年编纂的《武清县志》“人物传”部分,记载了陈明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

几十年过去了,我离开家乡也已40年了。在异地他乡,村东那七座坟还经常浮现在我这游子的脑海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村发生了巨变,村镇企业的产值在我们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乡亲们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迈进。饮水思源,新生活使乡亲们更加怀念为故乡献身的英烈们。听说,村里将七座坟墓重新修整一番,四周栽上树木,以慰英雄们的在天之灵。现在大概已成为对青少年朋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了。

鱼的回忆

鱼谁都吃过见过。我说的鱼至少是 50 年前我们老家的事了。

我的老家大口哨位于武清、香河、宝坻三县交界，东距青龙湾河 2 里，加上辽代萧太后运粮河故道从村中穿过，从西向东自河北屯方向蜿蜒流来。因此素有“九桥十八庙，鲜酒活鱼大口哨”之称。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我们那个地方鱼贱得出奇，说来您可能不会相信，一拃长的小白鱼一毛钱 3 斤，还得是活蹦乱跳的。到我们村卖鱼的人都得掐着时候卖，上午 10 点下午 4 点之前还有人买，过了做饭的时辰你多钱也没人买。因为每天村中卖鱼的数不清有多少拨儿，您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而且拣样儿挑。如果正赶上青龙湾河“过鱼”的时候，打鱼的人一网下去就是百八十斤，抬网上岸捡鱼，光捡大个的鲤鱼、鲇鱼，向准备下的大篓子里扔。半斤重的鲫鱼和小杂鱼扔在河边就不要了，赶紧下网再打。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挎着篮子捡小鱼半天也得捡两筐篮。您说也邪性了，那时的鱼怎么那么多？

其实我们村买鱼的不多还在于会捉鱼的多。夏秋季雨水大时，村头的车道沟中都有小鱼儿游动，哪家想吃鱼，男人拿上一个美孚煤油桶或脸盆，到村西的田中，拣鱼多的地方围上一圈儿土埕